

绪论——

中医学与人文传统

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学在总结秦汉以前的医学知识和医疗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并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框架。直至《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医籍相继问世之后，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基本完成。这也可以算是我国科学技术在中古时代走在世界前列的标志之一。著名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对悠久的中华文明情有独钟，他放弃自己的生物学研究专业，致力于稽古钩沉，使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蓦然显现在世人面前。他说：“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4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于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认为：“中国人的思想和哲学传统在许多方面都比基督教徒的世界观更和现代科学合拍”。（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见：英·戈德史密斯，《科学的科学》第149页，科学出版社，1985）中医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进步和民族的繁衍昌盛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历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의信任和喜爱，其理论本身经受实践的检验，历经数千年而不衰，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在17世纪初之前的2000多年漫长岁月中，中国文化基本上是按自身轨迹发展，孕育着符合自身特色的科学与技术。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西方近代科技文明开始传入中国，其中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是较平稳的交流过程，鸦片

战争后，学习西方文明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强烈的“救亡”意识。从 19 世纪 40 年代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实际上已经走上了一条引进西方科学文化的道路，由此产生了中西方文化的冲撞与交融。

然而，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后，中医学仍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着，并有所创新建树。医学界多次力图在中医的理论和实践中吸收、融入西方医学的内容，但均感到矛盾和困难重重；“中西医汇通”“汇而不通”；“中西医结合”“结而不合”的状况，始终为医家所探讨。在中西医结合的历史长河中，人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深感中西医两种理论存在内在本质的差异。这种差异性历史的产物，要做有历史深度与方法论方面的考察。由于科学技术不是纯粹中立的工具，而总是要适应于一定形式的价值观、生活习俗、文化方式，所以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思维方式的角度，认清中医学术特点和本质，认清中医学在现代社会优势和不足，才有利于真正解决中国医学发展的战略性、方向性问题，并指导中医教育、临床和科学研究。

一、中医学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之上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极其丰富，关于易变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整体联系、生化日新等等问题，历代哲学家都有相当精彩的论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已达到欧洲中世纪不可比拟的程度，凝结着中华民族的聪明睿智，是先哲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遗产”（宋志明等著，《中国古代哲学研究》 人民出版社，1998）中医学产生于中国传统文

化的大环境之中，同时也成为传统文化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一文化体系之中，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在影响、渗透和参与构建中医学理论的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这里所提的人文文化主要是指文、史、哲即精神文化、方式文化，是与“自然”相对的范畴，哲学乃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智慧之学。因此，从本质上说，中医学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基础上的。我们不妨先指出这样一个道理：凡是学中医的人，都应该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否则，他就不可能成长为一名地道的、很有学术造诣的中医大师。如此说来，作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学，其人文素质教育的重中之重应当是中国传统哲学。因此弄懂中医学中所包含的哲学内容，以及中医学在形成过程中与当时流行的哲学思想的具体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深刻理解中医学的本质和特点。

传统不等于“落后”，传统的东西之所以能成为“传统”而留传下来，必然有其存在、发展的合理性，它是活的而不是死的。关键在于你如何对待它，能否站在历史的角度，从新的视角去发现其实践价值。如《论语》、《老子》、《古文观止》等传统著作，有学者认为，他每隔两年读一遍，每读一遍都有新的体会、收获和新的价值发现。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丰富的科学精神，又有与现代科技精神不契合乃至背离的东西。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基本上是从外来文化中输入的，因此存在一个中西方文化的异质性问题。在中西文化的交融过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某种文化是不是含有更多的自然科学因素来衡量这种文化的优与劣。进而言之，那种用西方医学观来评判中医学的科学性的观点和做法是浅薄与轻率的。虽说现在全球

经济趋于一体化，但文化绝不可能走向一体化。世界民族的多样性、地域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类有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也决定了文化应该是多元的。

究竟怎样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人断言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最大障碍，传统文化不能与科学精神相容，但实际上，15世纪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性的大国，科学技术水平也胜似西方。有些人则认为“世界文明的希望在东方”、“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等，则又全然无视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于深感中华积贫积弱的切肤之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批判性的反思。我们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思潮做历史性的思考之后，应该明确意识到：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假如历史不能为今天提供现成答案，那么，我们就要立足于现实，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合理的思想内容，振兴民族精神，走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传统哲学，其按抽象程度高低在不同的层次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重合轻分，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为代表。而要合而为一，就必须讲求和，“和”是中国人的一种典型思维方式，最早是西周的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周易·乾卦·彖传》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从万物生化到太和圆融，达到最高境界。所以中医学理论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一”的整体观。如它将人体分为以五脏为核心的五个功能系统，但它的分是为了合，它的五脏理论强调的是五脏之间整体恒动的和合关系。重用轻体，强调功能作用，不注重形态结构。中医讲阴阳五行，即指“功能”，是“象”不是

“形”，是无形的，超形态的。中医的五脏，强调的是五个功能系统，而不是具体脏器，但又包含实体脏器。这与西方医学强调物质的具体形态结构及其变化，是截然不同的。重时轻空，即重视时间轻视空间。中国人虽认为时空合一，但更强调时间。反映在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开头的几篇如《四气调神大论》、《六节藏象论》等，讲的都是时间与人体生命的关系。重悟轻测，即强调体悟、直觉，忽视实测。如中医经络乃“内景隧道，惟反观者能照察之”。这里是在强调觉照察知。“悟”是从“心”而得，中医把“心”看做“君子之官”，讲“象”亦是意象，非物象。重道轻器（技），即重视形而上、忽视形而下。这是相对于技能而言，中国文化更重视“道”。如“道法自然”（《老子》）“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

学习和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中医学人来说确实很重要。但是，当今的高等中医教育尚缺乏这方面的人文素质教育；“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传统文化惨遭毁坏的10年，尔后，从“文革”走过来的青少年又有多少机会系统“补课”即学习中国古代哲学、古代文化以及历史学知识，再说，要纠正这段思想混乱的历史，抹平人们记忆中的创痕，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可以说，2000多年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观念和民族精神已经流失不少了，难道不该引起有关方面尤其是我们中医界的关注？

二、思维方式是理论体系的灵魂

中医学在《内经》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关于人体的理论模型，对于病因、病机、辨证、施治等方面有一套自身特有的概念、范畴，即理论思维方法。现代哲学家把

中国古代科学家认识世界的独创方法称之为古代东方的特殊思维方式，并认为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中医学能够在 2~3 千年前就阐述了经络，形成了脏象学说和辨证论治的理论，以到今天最新的科学（主要指西方医学）尚不能取而代之。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宝藏，简单地用西医来取代和改造中医是行不通的。但是，中医学也确实面临着如何走向未来的迫切问题。为了排除理论思维上存在的混乱和困扰，探索前进方向，首先必须把握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实质和特点，再者要依靠哲学，依靠现代科学的思维方法的支持和帮助。

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体系，主要的并不在于它的组成完整，而在于这一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具有相互呼应、相互制约的整体结构关系，存在着一种贯串始终的统一的内在联系。正是因为有这种内在的联系，才使得理论体系能够达到首尾一贯、前后呼应，能够按照自身的逻辑和方式发展。而这种内在的联系就是构成这一理论体系的原则和方法。原则和方法的本质就是构建这一理论体系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它是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的灵魂。

人们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框架、模式，用哲学认识论的语言来说，就是思维方式，它是人们在进行思维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时候，所依托和遵循的某种特定模式。思维方式的形成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不是凭空而得，所以具有社会历史性和时代性。作为社会实践的精神成果，积淀在人们思维中的思维方式要比获得的具体知识更重要，更有价值。具体知识是以往认识活动的结果，是面对过去的；思维方式则不仅面对过去，而且更重要的是面对未来。因此我们通过思维方式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可以为学科的发展提供有价值、

有意义的启示。

中国古代哲学最基本的模式是“气 - 阴阳 - 五行 - 神”。当时，这个思维模式被中医学用来说明人体生命的生成与活动、人体生命的功能与结构、人体病理的变化、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所以中医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整体思维、意象思维、直觉思维、辩证思维等。这些思维方式具有整体统一、恒动变易、重用轻体、调和致中、虚静复本，以及知常达变、顺势因时等特征，具有符号模型性、功能性、超形体性、时序性、过程性、模糊性的特点。其实，上述这些思维方式及其特征是中国古代哲学在中医领域里的具体体现，也是中西医思维方式在本质上差异的主要根据。也就是说，思维方式的差异是中西医学学术差异的内在矛盾。这一方面的内容将在第三章中加以详论。

想要说明为什么会出现中西方之间的思维上的差异，必须考虑到许多因素，其中包括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历史特点、文化传统、民族心理、道德观念以及地理环境等等。比如说，中国的传统文化较之西方文化，表现为特有的结构形式。其特点是：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的主干，起着主导作用；哲学虽有部分关于物质世界结构与功能的思辩，而大部分是以伦理学为中心的道德思辩；自然科学在传统文化中所占的比重偏小；这些文化的共同工具是以表意性文字为基本特征的古汉语。而这些特点从文化基础上影响着中医思维方式的选择，文字的思维途径为中医思维提供了形象思维的基本模式。

三、重视中医学的方法论研究

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不能离开

哲学，都必然采用一定的思维方法，而方法的性质对于所产生的理论的特点和实质，往往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恩格斯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马恩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52页）自然科学家必然受一定哲学思想的支配和影响，这种情况在哲学与自然科学尚未彻底分开的古代更是如此。

中医学在认识人体生命规律形成理论的时候，受到当时流行的哲学观点和方法论的深刻影响，而且医学家们把当时的某些哲学理论与医学理论熔铸成一个完美的整体，产生了相互促进的良好效果。有这么一句话讲得很形象：剥离了传统文化内核的中医学只是一堆随处可见的植物和矿物。我们常言道：哲学帮助了医学，医学丰富了哲学。过去是如此，现在和将来也是如此。我们看到，没有哪一门自然科学能够像中医学一样，包容着如此多的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和哲理应用，传承着如此完整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所以，很有必要让中医学人明白中医学在形成过程中与当时流行的哲学的具体关系，弄懂中医学中所包含的哲学内容。在理解其学科特性的基础上，从方法论、实践论的角度正确评价中医学的科学价值，探索学科的前进方向。

那么，中医学的发展问题，如何面对“现代化”？这大概是21世纪中医学面临的最大课题。20世纪60、70年代有过关于中医阴阳五行存废的理论论辩；20世纪80年代以来，提出了中医如何现代化的问题而见仁见智，争议不绝。一个世纪以来，面对着现代科学技术大潮的猛烈冲击，面对

着随之而来的种种诘问，问题涉及传统与现代、玄学与科学、思辩与实证、经验与实验、结果与过程、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结构与功能、守旧与创新等诸多方面，可谓“神秘的两极 永恒的困惑”。“早熟”的中医学是否感受到了新的挑战 and “危机”？中医学确也存在许多方面的不足，这是客观事实，对此没有必要遮遮掩掩。任何传统，即便是最优秀的传统，也有不适应新情况而需要革新和创造的一面。我们对传统的执着决不是宗教式的、不可越雷池半步的崇拜。无传统必亡，惟传统必危！发展中医或提出中医要现代化决不意味放弃传统，而是更好地诠释传统，并赋予新意。只有认真继承前人创立的理论和积累的经验，才有基础和条件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进行整理和提高。中国传统之处事哲学的中道，不是“不偏不倚”，而是积极能动的互补，是取长补短。中医学人应持一种宁静超然的心态，开放地为我所用，使之互补，包括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互补，还原论与整体论的互补，机械论与系统论的互补，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互补，等等。近些年来，涌现出不少在中医、中西医结合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专家学者，他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思路值得称道。简而言之，中医学、中西医结合的发展道路上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或困惑，关键是要走出思维方法的误区。比如，对于不同性质的学科与不同性质的真理，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结果只能是混乱不堪。因此，我们强调中医学方法论的研究，势在必然。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本书仅从某一个层面入手，研究和阐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和特征，目的是为了总结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医学发展过程中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有利于更准确地把握中医学的学术特点和实质，发扬优

势克服局限性，寻求自身的发展道路；应用新的科学和哲学观念，站到先进的认识水平上来评价中医学思维方式和特征的历史价值和现代实践价值，目的也是为了探索中医学在现代条件下的正确发展途径，使中医学在今后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第一章 中医方法论

方法是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所选取的手段、途径或活动方式。它不仅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并且掌握着研究的命运。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们认识自然的工具。只有掌握和运用正确的方法，才能获得对自然的正确认识，形成和发展自然科学。什么是方法论？简单地说，方法论就是关于方法的规律性的理论。方法论把方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对方法的理论研究和哲学反思，它关注的不是具体方法的如何应用，而是从更抽象的层面即思维的层次上来把握方法的性质、发展规律及其价值的。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中医药学，能够在维系中华民族健康、繁荣方面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并不断地发扬光大到今天，这得力于其有着浑厚的理论基础与广泛的临床实践，并且有正确的哲理思维以及方法论为指导。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塑下和长期的临床实践过程中，中医形成了独特认识人体和诊治疾病的思维方法。在传统科学先后被消解、融合的今天，中医之所以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保持着一定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医思维方法本身的优势。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与沉淀，在医学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医药文化。因此，今天我们要将中医药学不断地推向前进，就必须紧紧把握住中医药学的核心之一——正确的方法论，并深入研究、总结与提高，这样才能使我们在方法上、思维方式上解放思想，找到一种超越常规的思维方式，将现

代科技的发展成果与传统的中医药学结合起来；将先哲的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与新时期临床诊疗需求结合起来。

我们知道，当前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不断增强，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及运用经验和科学技术的方法形成系统。经验和科学技术，一旦转化为方法系统，就具有了控制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功能，就可以转化为直接生产力。所以，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历来都特别重视方法论的研究。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的代表人物亚里士多德，特别重视方法论的研究，最早创立了系统的方法论著作《工具论》，总结概括了当时在数学、几何学、语言学等科学材料中的思维实际经验，创立了古典的形式逻辑系统，并把它定义为关于科学研究的方法和原则的科学，关于证明的科学。近代实证科学的鼻祖培根，总结了文艺复兴以后的近代科学活动经验，著有《新工具》，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并提出了完整的归纳方法系统。笛卡尔根据自己对数学以及当时其他科学等研究经验，撰写了如何运用理性的《方法谈》。黑格尔总结了历代哲学的发展以及当时出现的综合性科学材料，创作了《逻辑学》，创建了系统的辩证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则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创立了唯物辩证方法，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中医学历代医学著作，如《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 包含了丰富的方法学内容。进化论的创建者达尔文在其物种进化的研究中，广泛运用了选题法、观察法、比较法、分类法、实验法、归纳法和演绎法，还特别着重强调和运用了历史方法。高级神经活动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在其创造性的研究中，特别强调方法的意义，并且很重视逻辑方法和实验方法相结合，很注重

预见性的方法。相对论创始人爱因斯坦，不仅重视方法问题，而且很强调逻辑简单性方法。当代著名的系统科学家贝塔朗菲强调方法的革新和创造，并且创建了具有广泛效应的系统科学方法论。这些哲学家与科学家们的科学实践，为我们做出了有力地运用科学方法的典范，并创造了许多有价值的方法。今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人们对于知识、智力、智慧更加重视，而方法对于知识的创新，对于智力和智慧的形成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中医学的各种活动亦是如此。

第一节 方法和方法论

一、方法及方法论的定义

“方法”是一个多义词，作为理念系统的方法，它包括着五个有机联系着的层次或要素，即：关于指明活动目的方向的方法层次；关于达到目的方向所必须通过的途径的方法层次；关于达到目的方向所必须采取的策略手段的方法层次；关于达到目的方向所必须运用的工具的方法层次；关于有效地运用工具所必须遵照的操作程序的方法层次。而方法论则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系统。就其价值和意义而言，方法论是一切科学技术（包括哲学、各种具体科学、工程技术等）的根本理论基础，是一切科学技术、一切实践活动的动力学，是一切发明创造的工具和“杠杆”，是理想通往现实的“桥梁”。所以，在人类已经进入 21 世纪的时代，当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社会进步决定性力量，已成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导向枢纽的历史时期，方法论就更

显现出它的重要意义，它已成为一切理论和实践的开拓、改革、成功、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对于一门以人体自身为研究对象的中医学科而言，其各种活动都离不开科学技术，尤其需要正确的方法论理念来武装；无论是认识人体生命的活动，还是诊疗疾病的活动，都要遵循一定的方向法则，都要运用一定的符合其对象实际的方式、方法，否则就不能取得任何成功。那种仅靠盲目性地摸索，仅靠经验来指导活动的方法，无论是对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活动，或对临床诊疗实践甚至日常生活保健实践，都已经无济于事了。面对人体生命活动的奥秘，面对临床上各种疾病的肆掠，人们想要认识它们，诊断、治疗疾病，就必须运用符合其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系统。而中医学作为保障人类健康的主要医疗体系之一，只有对其方法系统的充分认识与掌握，才能更好地运用中医药来认识机体、诊断治疗疾病，从而使之为人服务，并将其弘扬光大。

中医方法论与中医天人观、生命观密切相关，构成了中医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天人观、生命观是从本体论上来思考中医对自然、生命与疾病的根本看法，那么，方法论主要从思维方式角度来探讨中医认识人体和治疗疾病的方法。中医方法论不是与生俱来的，而且也不是直接产生于人的实践活动本身，而是直接来源于知识，是知识的升华，是对知识的创造性的运用的产物。当然这里所指的知识，是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物本质特征及其规律性的较系统的知识，而不是一知半解的知识，即使是经验知识，也是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事物本质特征及其规律性的，在其基础上，可以总结、概括出经验的方法系统。例如中医药的许多

方法系统，就是这类经验方法系统。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总结中医学的一切科学技术、临床实践发展所提供的已经成熟的科学技术资料 and 一切发明创造所取得的成功经验，继承前人关于方法论研究成果，建立起具有中医特色的方法论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中医学。

二、中医学方法系统的构成

中医学方法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涵盖了整个中医学的各个层面，根据其方法的指导性，以及其发展历程来看，大致可由以下三个层次构成：

一般方法，它包括观察方法、实验方法、模型方法、分类方法、逻辑方法、假说方法、思维方法、辩证方法等。

专业方法，包括中医科研方法、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中医临床研究方法、中医文献学研究方法、中医医学史研究方法、中医康复研究方法、中西医结合研究方法等。

其他方法，包括数学方法、系统论方法、控制论方法、信息论方法、生物全息方法、现代实验室方法、电子计算机方法、环境科学方法、现代西医学方法等。

中医学方法系统中的一般方法，是中医学的基本方法，它作为中医学各种方法的基础，是中医学家们在对人类生命和疾病的认识和把握过程中，不能离开的主要方法，它具有非常普遍的具体运用，对中医学专业方法有着指导性的作用。任何其他学科的方法与思维方式欲给予中医学的发展产生影响，那就必须在中医学一般方法的基础上，以中医一般方法为主体，加以创新。

中医学专业方法，是中医学各学科方法的主体和发展基础，是中医学一般方法在中医学不同学科中的量化，它具有

与学科发展相适应的内容、形式和特点，所以，中医学专业方法是其一般方法所不能替代的。一般方法与专业方法两者之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虽然它们两者都是探索人体生命活动与疾病产生奥秘的手段，但却是人们在认识机体生理病理变化及其规律的过程中形成的普遍性程度不同的两个层次，缺一不可。

现代科学技术正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或趋势，即 边缘科学、横向科学、综合科学这三类交叉科学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发展，使得各学科、专业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自20世纪初以来，科学技术日趋一体化，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日趋融为一体。 数学方法向各科学技术领域，包括中医学、地质学、生物学在内的领域全面渗透。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进一步加强，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新学科，如科学社会学、科学经济学、工程心理学、工程美学、环境社会学、生物社会学等大量的新的交叉科学。面对如此特征和趋势的现代科学发展，其诸学科方法论的发展，一方面可以为中医学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提供理论的启发和技术上的帮助，另一方面可以为中医学方法论、思维方式的创新提供启发，注入新的元素，使得中医学方法得以站在现代科学的高度，继承与发扬光大。可以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科学中与中医学发展相关的学科或边缘学科的诸多方法，都将逐渐被中医学所吸纳，并溶入到中医学的学术体系中，而成为中医学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章节主要讨论中医学一般方法中的观察方法、思维方法等，其专业方法与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医学中运用的方法则不在本篇章中论述。

第二节 中医学方法的哲学思想与特性

中医学作为我国民族传统医学，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具有本学科特色的方法，其方法除具有一般科学方法的共性，又有自己显著的哲学思想与特性。这是因为中医学将中国哲学中合理部分，即朴素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溶入自己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之中，从而基本保证了人们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背景下，通过宏观层次的观察与实践，能较正确地认识人体生命活动的规律，正确把握机体生理病理的发生、变化、转归。所以，只有对中医学方法的哲学思想与特性有一较为清晰的认识与把握，才能更好地掌握中医学的理论，并能娴熟地运用于临床实践中。

一、中医学方法的哲学思想

中医学方法的哲学思想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整体观

中医学在观察分析和研究处理人体生理病理的发生、变化等问题时，总是将其对象的各个部分，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统一、完整的有机整体，并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作为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其整体观的核心在于客观地反映了人体机体内各个组成部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相互孤立的，互不影响的，并与自然界及社会的运动变化息息相关。具体表现为：在生理上，组成人体的各脏器、组织、器官是相互联系的；在病理上则是相互影响的。这种相互联系与影响，是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的联络作用来实